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十九 二十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吳文正集卷十九

元 吳澄 撰

序

唐詩三體家法序

言詩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於一家之中則有詩法於一詩之中則有句法於一句之中則有字法謫仙號為雄拔而法度最為森

嚴况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詩之極盛其體製自此始散僻事險韻以為富率意放辭以為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異時厭弃纖碎力追古製然猶未免陰踏元和之失大篇長什未暇深論而近體三詩法則先壞矣一鳩雙燕或者方且謙遜而落木長江得意之句自謂於唐人活計得之眩名失實是時昧者之過耳永嘉嘗有意於變體姚賈以上盖未之思故今所編摭閱誦數百家擇

取三體之精者有詩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規矩準繩之要言其畧而不及詳者欲夫人體驗自得不以言而玩也

春秋類編傳集序

析輪輿葢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楷棟梁桷宗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分而求其所以為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予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説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於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比事是舍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桷榱而求室也知比事而不

知屬辭則車與室其亡剝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得全體陳君其必有以識是矣

元復初文集序

儒者以文章為小技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敢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

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世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追古作者之遺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

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歟余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名與余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余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源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六經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

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嚌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

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黄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讀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辯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説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説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

化縣令王君乃為鋟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於學者蓋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事韻擷英序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荆國諸人以顯然銷魂惟别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

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蓄萬卷書隨取
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
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有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
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
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荆國嘗謂晏
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藁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
書亦不為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為賦詩用韻之助其功
不既多矣乎置一袠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

蘇黄三鉅公也哉

活人書辯序

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甞歎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奥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曻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診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譔之言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録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莫之别白宋朱肱活人書括一本仲

景之論書成之初已有糾彈數十條者承用既久世醫執爲傷寒律令夫欤更議其非龍興路儒學教授戴啓宗同父讀書餘暇兼訂醫書朱氏百問一一辯正凡悖於傷寒論之㫖者擿抉靡遺如法吏獄辭隻字必覈可謂精也已然予竊有問焉謂以吾儒之事揆之由漢以來大學中庸混於戴記孟子七篇儕於諸子河南程子始提三書與論語並當時止有漢魏諸儒所注舛駁非一兩程子竟能上接斯道之統至章句集成或問諸書

出歴一再傳發揮演繹愈極詳密程學宜有嗣也而授受四書之家曾不異於記誦辭章之儒書彌明道彌晦何哉然則輪扁所以告桓公殆未可視為莊生之寓言而少之也今同父於傷寒之書有功大矣不知果能裨益世之醫人乎

脉訣刋誤集解序

醫流鮮讀王氏脉經而偏熟於脉訣脉訣蓋庸下人所撰其疎繆也奚怪焉戴同父儒者也而究心於醫書刋

脉訣之誤又集古醫經及諸家說為之解予謂此兒童之謡俚俗之諺何足以辱通人㸃竄之筆況解書者為其高深玄奥也得不借易曉之辭以明難明之義也今歌訣淺近世人能知之而反援引高深玄奥者為證則是以所難明釋所易曉得無類於奏九韶三夏之音以聰折楊皇荂之耳乎同父曰此歌誠淺近然醫流僅知習此而已竊恐因其書之誤遂以誤人也行而見迷途之人其能已於一呼哉予察同父之言盖仁人用心如

是而著書其可也

蕭養蒙詩序

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於世教古之爲詩者如是後之能詩者亦或能然豈徒求其聲音采色之似而已哉蕭養蒙年少才老詩清而後知其可以語上矣故以上上語語焉

省心詮要序

道家者流任永全携書一編至曰省心詮要予觀之可

以警悟人心可以扶樹世教藹然君子之言也書無作者姓名邇其所自謂和靖處士林浦君復之書也處士當宋盛且皎然肥遁祿利不怵於中其在逸民卓行之科乎令人不過誦其詩語之清而已昔范文正公造廬而贈以詩有風俗因君厚之句及其終也猶以遺藁無封禪書自喜夫異時身聞東封之事天書矯誣雖堂堂名儒不免阿徇盖弗之取而難於言微寓其意於臨絕之音奚但以司馬長卿為恥哉行如此識如此言之可

傳也固宜然予未能必其果出於林也以其書之有益而能尊之信之以垂世淑人者誠可尚乃為識其篇端永全昇人也字玄静少學於儒是以能然

清江黄母慶壽詩卷序

清江鎮黄伯原母年七十八舉觴壽其親遠近見聞其事者咸作詩以頌夫人子孰不喜其親之壽然七十之年世所常有年高而多男男多而又賢世所難得也魯論述周有八士説者以為記善人之多夫才子八人在

昔有八凱矣有八元矣記者獨注意於八士何哉盖八凱同出高陽氏八元同出高辛氏而各有父母非一人所生也八士則一母而八子是為可貴耳舊友蔡仁傑示予黄母慶壽詩卷予固喜其多年壽而尤喜其多賢子遂為題其卷端亦魯論記八士之意云雖然七十而八十八十而九十九十而期頤母之壽益高子之賢益進乃可謂之無忝所生

書傳輯録纂注後序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為之不敢易邪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它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與抑草藁粗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

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内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名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始非蔡氏之手筆也番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録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

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為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為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為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此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覯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

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于真卿來遊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蔽於是爲識其卷末

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後序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治天下不可以無法也法者政之在方策傳之於後世爲成憲爲舊章者也古聖人治天下之法商以前弗可考已經制大備於周而推周官六典猶可見六者又亡其一五者雖存特其大綱

耳當時必别有細目而不傳於令也姑以春官秋官言之禮典必有三百之經刑典自有三千之屬況典禮威儀纖悉乎三百經之外上下比罪貫穿乎三千屬之中其浩博為何如哉禮經三百僅有儀禮十七篇内之十四禮刑屬三千已無其書律十二篇蓋其遺法自秦以來官府之所遵守吏師之所授受而各代頗有釐革者也李唐增修視前加密柴周續纂比舊尤精所因據古律正文所損所益或附勑令格式勑者時君之所裁處

令者官府之所流布格式者各代之所造設也與律相
參歸於允當宋建隆間命官重校號稱詳定刑統而云
周顯德律令後不行夫不行者謂不行於周顯德所纂
之本非謂不行歷代相承古律之文也皇元世祖皇帝
既一天下亦如宋初之不行周律有旨金太和律休用
然因此遂并古律俱廢中朝大官懇懇開陳而未足以
回天聽聖意蓋欲因時制宜自我作古也仁宗皇帝克
纘祖武爰命廷臣類集累朝條畫體例為一書其綱有

三一制詔二條格三斷例延祐三年夏書成英宗皇帝善繼善述申命兵府憲臺暨文臣一同審訂名其書為大元通制頒降於天下古律雖廢不用而此書為皇元一代之新律矣以古律合新書文辭各異意義多同其於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何也制詔條格猶昔之勑令格式也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從

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豈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乎宋儒謂律是八分書而士之讀律者亦鮮吾郡張紹漸漬儒術練習法律爲律吏師通制未成書之時編録詔條及省部議擬通行之例隨所掌分隸六部題曰大元條例綱目枝莖朗例采拾該徧由初逮今垂四十載功力勤甚紹已自敘于前而予嘉其可以輔通制之書故又爲之後敘于以推尊而符古律志於究律學者其尚慨想於斯焉

何養晦詩序

何養晦儒家子清介朴愿無世俗不正之好可與遊乎方之內其詩亦潔淡明整非謾作者噫未易多得也然少孤且貧寄跡老子法中不肯如其同類之混混於垢穢志在遊乎方外故以天遊名其詩可尚矣哉噫未易淺期也遊有三有蘇相國之遊有司馬太史之遊有南華真人三閭大夫之遊相國之遊欲界之遊也太史之遊色界之遊也超乎無色界者其惟南華真人乎南華之遊真遊

也三問知之言之而已請問所安

顔子序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脩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内十篇為曾子書又粹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顔子無書也葢顔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録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悅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顔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傳惜哉論語中顔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顔子答者二顔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耳河北文安李𪊨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思二書例而爲顔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樸厚端謹固具可至顔子之資

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為之事有所不為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致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晞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予將有俟焉

周聖任詩序

豐城周聖任客於皮南雄之門其議論精悍其辭章俊拔予數與語而嘉其能令其子粹其父之文為一帙而

南雄之子平江判官濳持以示予予讀其文如見其人而嘆聖任之不可復作也書此而還其槖

蕭獨清詩序

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屈子離騷九歌九章遠遊等作可追十五國風何哉蓋其蟬蛻污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不滓於楚俗爲獨清故也陳拾遺感寓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爲唐詩人第一李翰林仙風道骨神遊八極其詩清新俊逸繼拾遺而勃興未

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故朱子論作詩亦欲淨洗腸胃間葷血腥羶而漱芳潤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道家者流物外之翛然獨清者也令世道流其濁穢乃或甚於凡庶而萬安道士蕭獨清不然觀其詩瑩瑩如冬氷瀼瀼如秋露湛湛如石井之泉泠泠如松林之風豈意道流中之有是詩也又豈意道流中之有是人也噫不有是人何以有是詩哉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雖然獨清將為詩人乎抑為道士乎因詩悟道因

道成詩階有名之清躋無為之清至是則詩其天矣乎若令之詩清則清矣而猶未離乎人也獨清名復清云

州縣提綱序

天子者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徧也於是命州縣之官分土而治其民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己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此輩魚肉之也吾鄉姜曼卿録事仕於閩忍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藴惻然

惟恐傷於民前脩所編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其意無一不合故也章貢黎志遠復為鋟木以廣其傳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遵是書而行之民其庶幾乎旻卿之持身固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

黄定子易說序

易之道廣大悉備學者各以其所見為說然亦各有義焉蓋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也以理言易者王輔嗣胡翼

之王介甫至程子而極以象言易者虞仲翔朱子發近世有丁有范博極諸家兼總衆說搜括無遺矣然或失之鑿或失之泛俱未得為至當也夫易之取象或以三畫正體或以三畫互體或四畫為一體或五畫為一體或以六畫全體或以六畫複體卦變則剛柔相易一往一來者也爻變則一畫變與五畫變而一畫不變者也惟旁通飛伏之說不可取爾友人黄定子委安之用功於易也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

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啟蒙三十二圖皆有合也而淺識或莫曉其所以然予嘉其用意之勤取義之密故書篇首以曉觀者俾知其說之未可輕視也非特喜其同已而已

陸宣公奏議增註序

三代以後人臣論事未有能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其識精其氣和其辭達故其所論深切著明如此雖以德宗之狠愎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服也夫

以眉山蘇氏文章之敏妙新安朱氏義理之精微至於奏篇必效其體豈非百世人臣告君之楷式乎廬陵鍾士益博綜羣書喜讀奏議各疏事迹始末於每篇之下其所援據亦皆附載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已之說因郎氏舊註而加詳焉凡公之言或用於當時或驗於他日莫不了然易見其可謂有功於前訓有補於後賢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吴文正集卷二十

元　吴澄　撰

序

周易本說序

易者天地鬼神之奥而五經之原也夫豈易究哉古魏齊履謙伯恒父篤學窮經其志苦其思深其於易也悉去諸儒支蔓之説而存其本著本說四卷其辭簡其法

嚴能以一字一句該卦爻之義余讀之而有取焉於乾之乾而曰上乾名下卦名於坤之黄裳而曰不外事無上侵於蹇之來反來連而曰反二連三於解之負且乘而曰負四乘二以悔亡為功能掩過以無悔為功過俱亡此其訓釋之善者也於屯之二曰辭之遜所以見覆之危期之遠於以明守之堅於訟之三曰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從王事無成則人莫與爭功於遯之三與上曰係者情牽於私而功業非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臧

事非所屑此其文義之暢者也無妄之妄謂史記作望意尤明白則同乎先儒而擇之精坎三來之謂之為語辭而不訓徃復彖来復謂一陽始生於冬至之後而謂十月微陽已生者不然則異乎先儒而語之當姑舉其槩如此他未暇徧舉嗚呼伯恒其知易教之以潔靜精微為貴與然其簡嚴太甚也覩者鮮或細玩而詳窺玄蓋未易與寡見謏聞議也或曰齊氏之説與子之説易不盡同也予曰然彼之與予同者予固服其簡且嚴矣

其不與予同者予敢是已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已哉亦將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則其同也其不同也皆我師也伯恒學孤特行清介所守確乎不移予嘗與為寮友君子人也非止經師而已

春秋諸國統紀序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襃有貶也蓋夫子既没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迷於

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感有不感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吕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

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
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
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
軒輊予奪之哉魏邑齊履謙伯恒父之說春秋則異是
不承陋襲故肖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
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彚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
特見各傅于經纏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録其
義視李則明决多其辭視吕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

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異九方皋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父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周易輯説序

易之道其大如天其廣如地其悉備也如天地間之萬物靡所不有世之説易者各隨所見苟不悖於理其為言也必有可觀無他易廣大悉備無不包羅無不該徧

故也金谿曾先生諱子良在宋兩貢于鄉擢進士科仕至縣令晚節隱居講授以通經學古能詩能文為後進師臨川饒宗魯遊其門每日授易所聞皆能記憶師既卒乃祖述其意撰著新辭文口談之質俚如傳註之純雅名曰周易輯說意或未安不敢輒改盖有漢儒治經守家法之遺意焉先生之年吾父黨也素所敬慕者今因所輯得窺前輩之所學又嘉宗魯之能守其師說也是以為之序云

中庸簡明傳序

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頼程子表章其書以與論語孟子並然藴奥難見讀者其可易觀哉程子數數為學者言所言微妙深切蓋真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尋測度於文字間也至其門人呂游楊侯始各有註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唯精也精之又精鄰於巧唯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雖然

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為大醇廬陵劉君惟思良貴甫以朱子章句講授玫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者筆之於紙辭簡義明倣夫子說蔡氏詩之法始學最易於通習患不淺也夫漢儒說稽古累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二字註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則良貴父之簡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徇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父

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澄讀之竟既知先輩用功之不苟而良貴父亦已下世疇昔所願質正於伯與父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父而訂定三人之不同各有不同三卒未能以合於一也則又烏乎不悵焉以悲故為識其左而還其書於典簿氏

春秋集傳釋義序

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

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説以為傳而其間有特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以為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氏遂合二師之説為纂例為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慱其才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説擇之精語之

醇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為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脩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卑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哉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字體正訛序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摸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守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欲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

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趨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餘風猶未泯番易吳正道琢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貞觀政要集論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

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於米斗三錢外戸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倫位經筵時甞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

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爊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説又足開廣將来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

甲子年表圖序

宋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倣春秋左氏傳編年法而不書甲子天下不一統之時不備各國之年故又節約正書撰目錄三十卷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標歲陽歲陰之號於上載諸僭偽國之年於下徽國文公朱先生因之而脩綱目直書甲子幹支大書卜習以别國統離合明如日星矣然卷帙浩繁披閲匪易或有以紀年甲子列為圖者極便覽觀而不無鈌畧也樂安陳景德皓首劬書博考歴代諸國紀年起上古以逮於今萃

成一編名甲子年表之圖間附事跡一二筆削俱有意義遠者傳疑近者傳信悉無所苟李泰同邑士也喜其書偕友王開抄寫點校將鋟木以廣其傳用心之公可尚已予是以題其卷端云

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總元氣元氣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為九州九州轉而為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為八十一首首有九

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元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遘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衍而

伸之為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盖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為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賛位列

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宮分度數次諸内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元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義也古今春秋傳註家奚翅百數或間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其叙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于千萬世吉哉書乎予故識其篇端

古今通紀序

易敘伏羲神農黃帝氏書起堯舜及夏商周此帝王傳系之見於經者秦而下有史可稽伏羲以前異書所載則荒誕不足徵已舊日紀歷代傳系之書皆始伏羲而訖宋今清江何君增益其舊纂記靡遺逮至國朝一統之盛美哉書乎雖未嘗讀史亦一覽而知古今之大槩其子璋孫以刻本示予予甚珍之乃為題其卷首中間亂臣賊子背叛篡弒竊大位改年號或不數年或不踰年或不數月或不踰月而誅夷殄絶者當别作一條表

其大逆不可與乘時割據之國同稱僭偽何君名岳生在宋受父澤廕將仕郎紹定壬辰進士隆興通守嵩之之子也晚歲窮居講授不求聞達其文昭晰從順宜於程試堪為今日進士之師云

四書名考序

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或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攷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閱又發揮其辭語通暢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

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寘書案間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易說綱要序

清江楊明夫與予同歳生自少工進士業國朝既復貢舉時年六十餘矣欣欣然就舉至八十猶未已其篤好蓋如是觀所編易說綱要程朱為之本而他諸說附焉將以淑其子孫年老而志不衰可尚也夫有能因其所說擇其相近者玩繹而踐行之則可以立身可以應世

及其久也得易之用而深於易雖希於聖不難也然則是編也豈特為楊氏子孫所習而已哉明夫名士龍今年七十九視強壯無以異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為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

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為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汩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為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曽集老蘇大蘇集之盛行於時也公絶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来卑陋之士不

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褸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為倫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

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通典序

古先聖人竭心思以治其天下必立法度以繼其心思而貽永久紀載尚存者書有禹貢禮有周官是已司馬

遷之八書班固之十志倣效禹貢周官者也以後諸史之所紀載大率皆祖遷固然各代不相聯絡國異家殊渙無統屬至唐杜佑乃合周秦以來之法度萃為一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邉防九類凡二百卷名曰通典使求治之主佐治之臣志在興禮樂修政刑者考證於此而損益之所因所革近如指掌故先哲鉅儒亦有取焉不以其為記纂之書而少之也况今以時務策試進士酌古準令尤不可以無所考證則此書寧

不為有實用乎惜無善本盱守谷侯治郡之暇將崇文物精擇詳校鋟板郡庠命直學吳溥來索序引其措意遠矣此書既成侯及一郡之士無不明習法度它日進當要路儻時有稱建而身與其間必能光輔聖君賢相制作之盛事則此書之功其有補於國家豈小哉侯名嵓輔河南人

綱常明鑑序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有

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

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盱江吳琢纂輯經史傳記所載嘉言善行凡有繫於五倫者聚為一書名曰綱常明鑑人能以此為鑑可以為人矣予喜其書之有裨於世教也於是為之題其端云

曾子音訓序

夫子既沒傳其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孟子書即今

孟子七篇及趙岐所黜外書四篇是也子思子書無傳馬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二十三篇之内乎曾子書存者十篇而已漢戴德取之入大戴禮記戴聖又采十篇之一入小戴禮記祭義篇中宋清江劉清之病曾子之粹言有非十篇所該别輯新曾子七篇篇分内外雜朱子識其卷首予竊玩繹惜其釐析之猶未精也意欲以論語大學孟子所有為内篇而小戴記所采大孝一篇則附於内以小戴記曾子問與内則

諸篇所載爲外篇而大戴記所存立事等九篇則附於外就中擇其言之粗者并諸家羣書之言共爲雜篇然又思之若論語若大學若孟子若小戴記人所常讀曾子遺言未嘗不接乎耳目是書雖不輯庸何傷惟古曾子十篇文字多缺誤不可不考正㒸章周遍參合諸本訂其同異明其音訓用志不茍可謂篤好曾氏之書者矣遏守立中醇厚愿樸少有餘力工於詩令又歛工詩之華敦劭書之實其益詎可涯也哉

吳文正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二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吳文正集卷二十一

元　吳澄　撰

序

存古正字序

正書之變三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黄帝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别出者謂之古文竒字歴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為大篆又數百年而秦始皇之時變為

小篆古文大小篆三體略有改更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所作隸書也當時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造字之義浸泯後漢許氏叔重為之嘅況距今又千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悦目是尚豈復知有六書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何也五經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字既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

天下之人而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不失古義昔臨卭魏公華父蓋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能悉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字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正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其書也非特以其與已同好也仲和諱旬金宋淳祐庚戌進

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

篆書序

秦隷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魏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體整潔其可上睎文靖者夫

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叅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别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絶伯英名瑛受朝命為郡教授

隸書存古辯誤韻譜題辭

自三倉之篇既亡僅有許氏説文解字為文字一家之宗而其義不盡得夾漈鄭氏畧正一二末悉正也近時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為

士者鮮究文字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便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甘於降為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尚志也由漢逮今循襲已久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訛謬當正就隸之中稍革訛謬而不全失頡籀斯之意其可也番易吳正道儒官名家志在正俗書之非嘗輯傍旁訛誤于固嘉之今又增廣其書為辨誤韻譜此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之士矣予自

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為予所欲為而不及為者是以喜之極而為之題辭焉

經傳考異序

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聖經如在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妄如此予鞠躬謝過曰父師之教敢不承乎第古書自

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録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録者寧無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為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襲其訛舛强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况一一皆有援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曽有論議曰某字當作某字未甞敢自用已意㸃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

與同何當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陶詩註序

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趍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

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
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
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簒逆
劉豫起自布衣誅勦又滅秦滅燕挾鎮主之威晉祚將
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
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葢四賢者其遇時不
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子房孔明
得伸其志願者屈陶二子抑鬱無聊因其情每託之空

言然楚騷二十五篇解者莫能名其心自朱子作集註而原之心始得白於千載之下陶之詩人亦莫能名其心惟近世東澗湯氏略發明一二不能悉解也吾里詹天麟徧歷廬阜之東西南北則即柴桑故居訪淵明遺跡考其歲月本其事跡以註釋其詩使陶公之心亦燦然明著於千載之下葢其功與朱子之註楚辭等予既悲陶公之志而嘉天麟之能發其隱秘也故為序其卷端嗚呼後世有厚於君臣之義者必有適讀是詩而流

涕者焉

陶淵明集補註序

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也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强臣之移國而俱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

其事業見於世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麟若麒因湯氏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葢不減朱

子也嗚呼陶子無駱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倘使後之觀之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晉興寧乙丑歲淵明生越六十有三年而卒自昔丁夘至今丙寅九百年

古學權輿序

曲禮三千今不可得而見矣小戴記首篇之首所引四

言先儒以為古經之遺也句止三字意欲童幼之便於口誦也歟然禮篇中亦猶有三字為句者廬陵士劉我綴輯之附益戴記篇首之四言視陳淳安卿五字句禮詩尤馴雅并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真古學之權輿矣夫

毀曹操廟詩序

夫簒逆之賊雖去之千載見其姓名猶起人惡怒廟而祀之何居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陵毀除蕫妝曹

操廟甚快人意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朱子嘗有詩憤歎矣而斯議自掌書申屠駉發之申屠之父御史君擊姦嫉惡有聲駉又好讀書講聞乎義理故能啓其長為是舉也諸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宜哉

蒼山曾氏詩評序

宋末江右之能詩者若章貢若廬陵若臨川若盱江若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雖殊而各有可取其學識則章貢曾子實為諸詩人之冠詩評一篇乃其同鄉之士

黎希賢所輯可與朱子𠎀輩仲至一書相並而又發其所未發僃評諸家詩未有若是其的切周悉者也得此不惟可以見前輩觀書之眼目抑真可以為後進之階梯子實諱原一居寧都翠山之下三貢于鄉又以平寇功免文解四試禮部不偶朝臣列薦授官官至承奉郎知南昌縣詩文有集沒六十八年矣希賢名文明寧都東韶人也天質敦厚自少攻詩其志於羽翼詩道者亨

學則序

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徧行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於孝庸德之行專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該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則篤於行而知未逮者抑其似也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知也果知之豈有不行者哉故行而未知者雖未為至德亦可為敏德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是以不

得與於三德之目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純備先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朱子以至德當河南程伯子敏德當司馬文正公孝德當節孝徐先生善夫莘野王德新君實事親以孝聞養生致樂送死致哀州里稱之出而在官也處而在鄉也他行悉無玷焉由孝德而達於敏德者也一日見其所述學則二篇為之驚異何也異其讀書之審析理之精也以昔者所聞力行之實既如彼而今者所見致知之實又如此其

不造於至德之盛乎雖然夫子聖人也汲汲然好學之功無終窮也君實之所得異矣不以其所已得自足進進而未止所得遽可限量也

吴文正集卷二十一

吳文正集卷二十二

元 吳澄 撰

序

徐中丞文集序

御史中丞徐公伯弘父之文如穀粟之可以食桑麻之可以衣也彼爛然紅紫之花蔚然蒼翠之草可玩而已矣公之子守義曩從予於胄監而予及識公歿後贈資

政大夫中書右丞封平陽郡公謚文靖

吳閒閒宗師詩序

物之有聲而成文者樂也人之有聲而成文者詩也詩樂聲也而本乎氣天地之氣太和而聲寓於罷是為極盛之樂人之氣太和而聲發乎情是為極盛之詩自古及今惟文武成康之世有二南雅頌之聲焉漢魏以後詩人多矣而成周之太和不再見其間縱或小康而詩人大率不遇身之轗軻窮愁則辭之凄凉哀怨宜也何

由而得聞治世之音乎玄教大宗師吳特進當四海一統之時際重熙累洽之治出入禁闈晨夕清光歷仕六朝眷渥如一一世亨嘉之會如此一身希曠之遇又如此醲酣唐虞三代之春醲郁蓬瀛三島之馥太和之氣貫徹於身表裏冲融居天上人間第一福德其發於聲而為詩也韻度何如哉舊有瓢藁不啻千篇泰定二年被旨代祠江南三神山四年還京天機天籟觸處吟詠詩凡二百餘首曰代祠藁其徒李盤中提點將鋟諸梓

而其從子吳養浩待制請序卷端其詩如風雷振蕩如雲霞絢爛如精金良玉如長江大河蓋其少也嘗從碩師博綜羣籍蚤已闚闖唐宋二三大詩人之門户况又遭逢聖時涵泳變化其氣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壘之民大壤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聲詩特餘事耳偶然游戲字字鳴國家之盛諧於英莖咸韶之樂固非寒陋困悴拂鬱憤悶者之所可同也幸哉此生之在此時也盛哉此時之有此詩也李盤中名某宣授體文翊教淵素

真人云

周栖筠詩集序

世有學術貫千載文章妙一世而詩語或不似者唐宋六七百年間有學有文而又能詩不過四五人而已玆事豈易言哉善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渣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貯於脾者皆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内養既熟通身明瑩而後吐於口者皆成絲非可强而為非可襲而取栖筠自少壯客遊以詩好每出一語何其似也

正而不陳腐竒而不生硬淡而不枯槁工而不靡麗觀其所作期其所到殆將梯黄杜而窺陶曹猶慊然不自足葢其才髙其思清不待苦心勞力天然而成雖得之之易而能知其難非真有悟於中不如是晚年學造乎理文進乎古則其詩之愈超也固宜

李侍讀詩序

韓子之論文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髙下皆宜夫詩與文之有資於氣也尚矣翰林侍讀學士李仲淵心易

直而氣勁健其為氣也肖其人古體五言如生在魏晉
畧不渉齊梁以下光景七言雜言翩翩游乎鍾山丞相
雪堂學士之間而無留難約之而為近體也亦然葢其
平日淹貫古今諸名家詩芳潤熏漬乎肝脾英華含咀
乎頤輔藏蓄既富而氣之盛又足以驅役左右之俾效
供給而各職其職非若孱懦之帥擁兵百萬而拙於調
用故出乎喉吻溢乎毫端與名家詩人之態度聲響無
一不似彼肆口肆筆漫成音韻而曰詩者何能窺其彷

彿哉所謂言與聲之皆宜者由乎氣之盛詎不信矣夫予於仲淵之詩所以三復諷詠而不敢易視之也爲識其左而歸其編

劉尚友文集序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漢文歷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興唐文歷五代復敝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稱歐蘇葢舉先後二人言爾歐而下蘇而上老蘇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也如道統之傳稱孔

孟而顔曾子思固在其中豈三子不足以紹孔而劣於
孟哉叙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
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
可追配五子者誰與國初廬陵劉會孟氏突兀而起一
時氣燄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於歐陽其子尚友式克
嗣響夫一家二文人由漢迄今僅見眉山二蘇而尚友
之嗣會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嗚呼盛矣然歐實宗韓
明允乃以為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劉與歐同鄉

而不專宗歐子亦以為非歐陽子之文而劉子之文也明允雄渾奇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間子瞻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若會孟之詼詭變化而尚友浩瀚演迤評者亦曰尚友之文非會孟之文則為知言也已嗚呼百世之下有深於文者其亦然乎斯論否乎尚友之門人曾聞禮編輯其文曰附於韓門李漢子與尚友善素喜其文辭又嘉劉門之有南紀也是以序其卷首云

孫履常文集序

予家崇仁之極境距郡城二百里餘故於郡之名流聚會不數數孫君履常有學有行撫士之巨擘予心所敬畏者也輒十年僅一見平居聽人傳誦其詩喜之如聞韶音而猶以鮮或覩其文為欠至順壬申予至郡舊學者王遠抄録履常之文二編約百五十篇予取而覯之明潔整嚴紆餘曲折本原混混而愈有議論袞袞而不匱蓋根茂實遂膏沃光煜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者夫文章固儒之末技然其高下興衰關係天下之氣運亦豈可易視哉予雖不能而自幼好讀先漢盛唐盛宋諸文人之辭因履常所作而幸韓歐之緒可不墜是以書於其編

遺安集序

唐宋二代之文可與六經並傳者韓文公自幼專攻古學既長人勸之舉進士始以策論詩賦試有司歐陽文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蘇學士皆由時文轉為古文者也

柳刺史初年不脱時體謫官以後文乃大進老蘇亦於中年棄其少作而趍古前進士宜黄鄒次陳悦道甫精於時文少年魁鄉貢成科名名成而不及仕隱居講授日從事於文若古近詩若長短句若駢儷語固時文之支緒其工也宜餘力間作古文浸浸逼古之人葢其才氣優裕義理明習故文有根柢非徒長於辭而已子成大輯其槀凡十八卷諸體畢具森然如武庫兵予為序其首俾有志於文者觀焉

盛子淵擷藁序

予每過揚論文必之盛氏教授君以耆年碩望老於家而子淵得家學擅名東淮舍是殆無可與論斯事者矣夫文小技也予幼亦好之好讀誦好評議用力多而見功寡或發於聲不過能為今人語以達於意而已求一言之幾乎古不能也比年涿郡盧學士處道所作古詩類皆魏晉清言古文出入盤誥中字字土盆瓦釜而傱有三代虎蜼瑚璉之器見者能不為之改視乎今覽子

淵擷纂一二何其形制之似也蓋與盧游從也數家學之外薰漸固有自云子淵不自是而就正於予顧予藜羹糲食野人所共笑豈有物外奇玩如金膏水碧者哉度不足以愜所期聊書此以開異時細論之端

金谿劉大博文集序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為正人胷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嵚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

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鋟之於木故為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爾

詩珠照乘序

古之詩或出於幽閨婦女山野小人一為采詩之官所采以之陳於天子肆於樂官至今與雅頌合編人尊之

以為經采者豈爲無功於詩哉後世不復有是官則民間有詩誰其采之廬陵郭友仁窮閭之士也以采詩自名而行四方詩有可取必采以去鋟之木而傳之人俾作詩者之姓名炳炳輝輝耀於一時譬之珠然所生之處澤媚而厓不枯固異於凡物不有人焉采之以獻則潛於深淵世無知者又烏得覩其照乘之光乎詩之不可以不遇夫采者蓋如此雖然唐之翰林工部當時有采其詩者否今五百餘歲而光燄萬丈愈久愈明又不

止如珠之照乘而已詩若二子雖不釆庸何傷

吏事初基詩註序

吏事初基詩註一部四表横浦何君之所撰述也綴五言為詩以提大綱輯諸說為註以備衆目凡聖賢訓戒古今禮法公私應接大小事務靡不該載經史子集律令條例舊聞新見嘉言善行靡不援引上自帝王次而公卿次而府史下逮庶士皆有裨益皆可遵行也其為詩也標一句五字於上如書篇之有名詩章之有題淺

近明白雖若猬俚而不可忽且易也其爲註也累數十百言於下如經辭之有疏史書之有志諄復詳悉雖若繁雜而不可厭且憚也然非徒撰述之者爲難而觀覽之者亦難故予讀之數日而後能竟於是而嘆其學之博贍識之周徧也其所援引其所該載雖儒流或未研窮豈但可爲吏師而已何君幼習儒壯而試吏入官初過之於豫章已聞其翊贊風憲之美再會之於京師又見其耽玩經史之勤稽其撰述而昔之所見所聞猶信

抑嘗謂周興嗣以王右軍所書一千字次而韻之非有意著書立教也其間之知過必改靡恃己長心動神疲逐物意移等語雖聖賢遺論奚以尚玆何君此編特為吏事設耳而有曰道合生諸妙神凝湛一泓則浸浸乎窺闖聖賢仙佛之域吏事云乎哉予既為之作序復摘出此語以旌君所學所識云

周天與詩序

梅南周天與詩二十篇青山趙儀可所選精矣而猶曰

待删以請於予予謂詩可選不可删也何也自商頌逮周文武訖陳靈皆夫子所删自楚騷逮漢魏晉訖齊梁皆蕭紀所選删非聖人不能選則才士可為也韓子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邵子亦云删後更無詩删詩豈易言哉選之可也然靈均九章選僅存一淵明諸詩選止留四詎可執以為定乎然則删固不可能選亦未易能也周君才氣情思如雷雨交作紅紫競妍森不可遏其二十篇泰山一毫芒耳雲興泉湧日富日新予雖

老拙尚當嗣儀可為君選之

胡印之詩序

近年以來學詩者浸多往往亦有清新竒麗之作然細味深玩不過倣像他人之形影聲響以相矜耀雖不可以其人而廢其言亦不可以其言而取其人也若胡氏弘印所作則不然達意而不巧飾於言篡古而不希合於今卷端自序其志欲進於道庶幾乎可與言詩矣夫道也者天所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

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俟非止能言而已斯志也余嘉之故期以遠者大者而還其橐請姑置是而求其所謂道

何敏則詩序

天時物態世事人情千變萬化無一或同感觸成詩所謂自然之籟無其時無其態無其事無其情而想像摹擬安排造作雖似猶非況未必似乎近代參政簡齋陳公比之陶韋更巧更新今覩臨江何敏則句意到處清

俊絶倫盎亦叅透此機彼鈍根下品孰敢仰視點者評者一一摘抉示人矣他日不新而新不巧而巧點者莫能著一筆評者莫可措一辭是又詩之最上乘

董雲龍詩集

幼深弟岀驪海獨吟一篇示余余讀之喜曰此何人也何其詩之似簡齋也讀之竟其於簡齋有未似者有近似者有酷似者於以見其其進之未已誄文一篇為其師而作殆與后山妾薄命之詩同其悲夫溫柔敦厚為

有得於詩教所從受學之師生而尊慕焉死而哀慕焉可謂不忘本矣敦厚人也其詩之進進而未已也宜哉吟者為誰董氏雲龍其名

空山漫藳序

予壯歲遁身巴山之陰屏人讀書一日有空山雷講師自郡城至求大木以營構聚處談老子甚相契後屢會每見師與人論詩羣雌孤雄聽者披靡葢才高學廣氣盛辭贍横說竪說無施不可孰敢迎其鋒所謂長袖善

舞者歟師没將三十年其徒孫周惟和攜所録詩集過予讀之精深工緻豪健奇傑大槩從杜韓中來早師趙而與趙不同晚友曾而與曾亦異與甘俱出於趙而各擅一體者也師嘗註道德經及南華内篇三詩其一伎爾少業進士應舉不偶乃寄跡老氏法儒中之巨擘非道家者也師名思齊字齊賢甫空山其號云

管季璋詩序

顤之寧都宋末多有以詩名蒼山曾子其巨擘也蕭管

二姓之為詩者皆宗之予年八十四矣始得見管如圭季璋之詩讀之驚異曰此地乃有此詩人乎葢不尚辭之工辭之奇而篇篇有意感今懷古令人興嘆興悲而莫能自已由其讀書有眼目故其形於言發於聲達於事變止乎禮義非無源之潢潦所可同也予懼夫世俗之觀求備於其辭而不識其為至寶是以為題其卷端

李元吉詩序

廬陵郭以是博記覽工詞章予嘗許其可與議杜韓以

書介里中士李業來見有詩一袠而郭為之序昔昌黎韓子勉李翊曰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今郭之所以勉業視韓之所以勉翊若合符契業字元吉詩淡婉可愛與郭居相近志相得游處親密漸漬長益月異而歲不同他日至而詩與學俱進予將嘆美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孫靜可詩序

孫靜可詩甚似唐人或者猶欲其似漢魏夫近體詩自

唐始學之而似唐至矣若古體詩則建安黄初之五年四愁燕歌之七言誠為高品然制禮作樂因時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機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漢魏之為古一變其體自成一家至今為詩人之宗豈必似漢似魏哉然則古詩似漢魏可也必欲似漢魏則泥此可為圓機之士道執一廢百者未足與議也予方喜静可之似唐詎可勸其舍故行而習新步歟

胡助詩序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凈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斁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絶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金陵集序

鄉相王文公辭位退居留金陵其詩傳播至於今與大

江秦淮鍾阜石城同其流峙吴梓南杰自吾鄉來游於斯有詩一編曰金陵集追躡前塵非苟作者將俾臨川詩人之景響炳耀鏗鍧往往為佳麗地而留與充之充之又一半山可也宗人澄書

谷口樵歌序

唐初創近體詩字必屬對偶聲必諧平仄由是詩分二體謂蕭選所載漢魏以來詩為古體而近體一名律詩善古體者詆之曰古體之律尤精也近體悪得專律之

名哉予解之曰彼所謂律非謂詩法也特以其有對偶平仄之拘而謂之律爾若以詩法為律則二體詩各有律近體誠不得專其名也方與客論此未竟適盱士吳君定携其谷口樵歌至予讀之驚喜益於近體詩尤長雜之李唐諸家傑作中幾莫可辨竊以比之許郢州而穠麗工緻猶或過之但其處僻出稀相知未衆惟玄教大宗師吳成季一見而奇之為鋟木以傳者凡百餘篇可謂有目能識寶矣予亦有取焉二人非黨同姓而偏

稱奬也尚瀟散貴豪健者不與同調乃其所習之殊而然世間至寶人人共珍予所取者公一世其所殊者私一已而已有寶在斯韞匵以待四海之内寧不再有如成季與予者乎君定名閏孫南城人也

劉復翁詩序

古之詩皆有為而作訓戒存焉非徒修飾其辭鏗鏘其聲而已是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漢魏猶頗近古齊梁以後靡矣流連光景摹寫物象敝精竭神而情性之所

發意義之所託蔑如也唐宋詩人如山如海其追躡風騷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靡益無之靡損者亦總總而是吉士多俊流或呈露於詩大率能奇能工有如劉君復翁者乎百不一二也葢篇篇寓訓戒而不苟焉假於聲辭令見其詩而恨見之之晚也復翁軀幹雄偉志氣豪邁才可為世用而年且耆艾肥遁若將終身由是推之世之人才其沈晦於下而不獲顯庸者豈少哉噫

豐溪洪先生前宋鄉貢進士皇元以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養文士之蒙恩鮮或有是自號永齋翁生端平甲午年八十一而卒既卒之十三年其孫寄示所刻環中集十卷翁天資敏邁少工進士業雖時異科廢猶喜談而不厭接人坦易和厚盎然如春晚耽邵子易學揭先天方員圖於屋壁扁曰環中得此洗心滌慮固宜高出物表視彼終身沒溺於利欲之海者奚翅相去萬萬哉集中論井田論封國皆千載未明之疑而援引該博議

論贍蔚如江漢波瀾袞袞不竭民數氣運二篇玩之再三而不忍釋焉疇昔聚會之時往往造次未嘗共評此等奥義今也撫卷太息而翁不可復作已士之勤苦每患無以傳後不獲與翁並世而覿於其文則翁所學所識大概亦可知也

黄養浩詩序

世所選諸家詩每令人手披口誦不忍釋及閲其全集則又不然雖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於以見詩之

不易為也獨近代簡齋陳參政集無可揀擇蓋自選之而凡不可者不復存也樂安黄養浩有詩一帙不滿五十題亦必自選而不以多為貴也意態聲響宛然參政公之彷彿作詩如是可謂不苟作者矣披誦至三四因書卷首以志吾之喜而歸其編

秀山小藁序

宋從政郎建寧府節度推官南豐鄧元實咸淳戊辰進士元至元戊寅秋卒仕未十年年止四十七平生遺文

僅僅存此皆一時隨俗應用之作非有意傳後者然葩華光彩至今晃耀人目亦其才思之超邁而然予既昭既以鋟諸木孫允文又以授諸人益欲永其傳廣其傳也孝子慈孫之心哉

東湖集藁序

予在京師時嘗對東平申屠駉言豫章老詩人李庭桂最工近體及至申屠氏掾江西省始與李相聚一二年間倡和成集于喁之前後泠飄之小大此兩間奇絶之

聲孟韓聯句蘇黃賡韻迨令今人嗜之如膾炙何也兩相值而互相發則詩亦神世謂敵手棋好觀是已子迪駉字也庭桂之字予偶忘之人稱栖碧山人云子迪寄示東湖集藁因為題其卷端

吳伯恭詩序

吾猶及見里中甘許謝三長者言詩而吾家周栖筠亦以詩自好每間謝周稱吳肅伯恭之才今春留邑始獲見其詩蓋氣質剛毅不為貧賤所移使易地而處夫豈

淫於富貴屈於威武者哉如是而為詩宜非凡流所可到而伯恭方且研經務學以培其本他日本亦深理亦明則其心聲所發理為之主氣為之輔雖古之大詩人何以尚茲雖然學以充其才理以長其氣必有事焉當不但能詩而已吾其止以詩人期伯恭乎抑猶有在於詩之外者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二